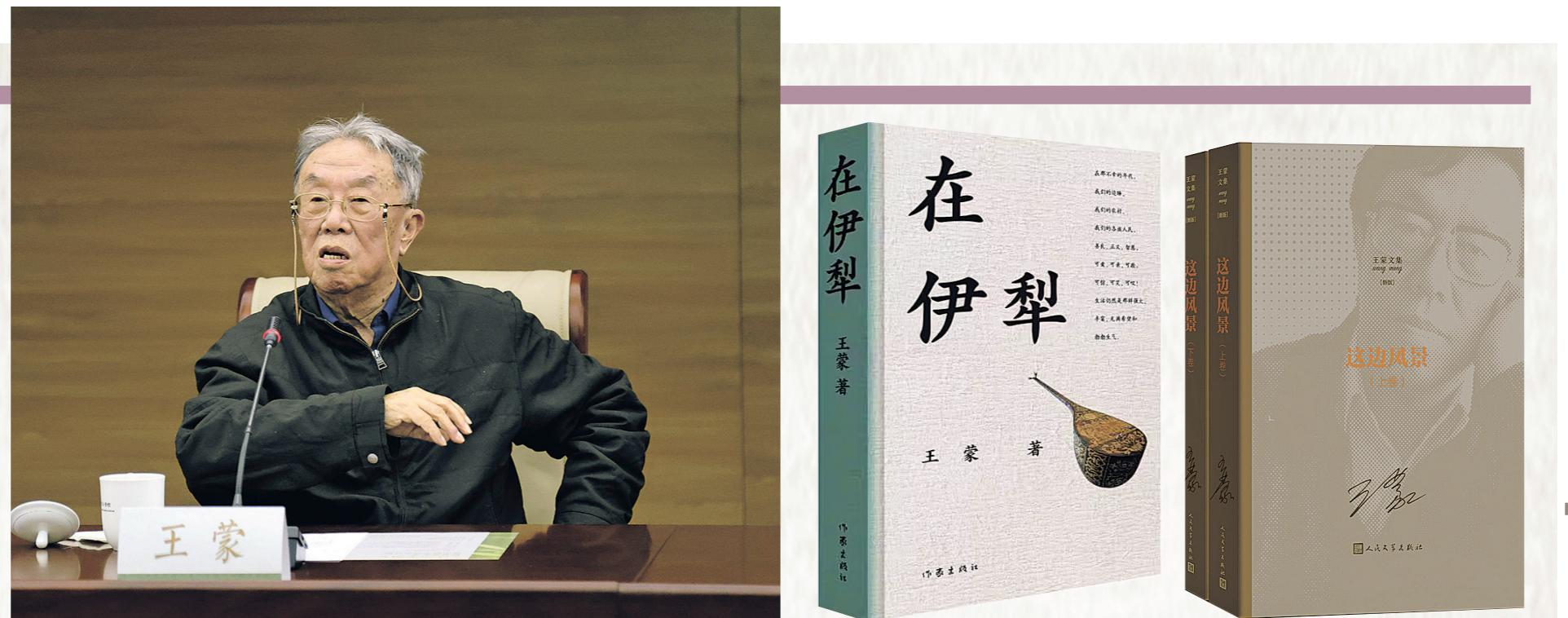




作家王蒙今年91岁了。“这一两年肯定还是要写作，”王蒙说，“人变老就会慢慢不行了，不过，那是以后的事情。”

19岁创作《青春万岁》崭露头角，29岁远赴新疆，52岁出任文化部部长，81岁摘得茅盾文学奖，85岁荣膺“人民艺术家”国家荣誉称号——

如今的王蒙，对写作，赤忱不渝；对生命，拳拳依然。



王蒙：

岁月悠长，仍然有挚爱不减

“去新疆”

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。初夏5月，王蒙重返生活了16年的热土，探望当年老友。

时间回溯至1963年底，彼时29岁的王蒙远赴新疆，在乌鲁木齐、伊犁等地扎根生活。聊到新疆，王蒙脱口而出一句维吾尔谚语：“男孩子的头顶上应该遭遇一切。”

新疆成了王蒙孕育文学创作的沃土。

在伊犁，王蒙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。他曾在扬场地，抄起木锨，看金色的麦粒如虹似瀑般落下；也曾装卸货物，最多时扛上百公斤麻袋，上肩、直腰、踩着跳板，将麻袋稳稳摔倒车厢。

王蒙身上至今带有伊犁人特有的风趣。他笑道：“每天不放两个炮（吹牛），我怎么做王蒙！”

他说，自己在新疆并不是一个旁观者，而是把这个地方视作出生地。

他这样描述16载新疆岁月：“新疆扩大了我的视野、增进了我的生活经验。”

在王蒙眼中，新疆各族同胞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共享着诸多优秀精神特质：崇尚节约、勤劳、敬老，深怀对家乡、祖国与生活的热爱与希望。

他深感：“能够把新疆各民族同胞的生活写出来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”于是，就有了《这边风景》和《在伊犁》等系列描写新疆的作品。2024年12月，王蒙荣获新疆首届“天山文学奖·杰出贡献奖”。

王蒙坦言，“新疆”这两个字已经内化为他个人的精神底色，深刻烙印在他的作品内核和人生姿态之中。

采访当日，王蒙与妻子特意准备了一桌新疆饭：抓饭、羊排、肉馕……91岁的他依然能尽情享用这些美食。席间的羊肉和肉馕，是新疆朋友特意送来的。

王蒙用维吾尔语幽默地说：“王蒙在，馕在。”他最怀念的，是房东阿卜都热合曼的妻子赫里倩姆打的馕，他形容那馕是“牛奶软地倒进去”的，十分有营养。在生活拮据、以粗粮为主的年代，那里的老百姓也坚持用珍贵的“白面馕”和淡茶款待他。

“文学创作是个性”

采访中，王蒙两次提到“热烈”。一次是谈及新疆的岁月，而另一次是新中国的成立。王蒙的创作突出表现在对时代热烈气息的捕捉和定格。

王蒙回忆，1949年，在北京，青年人在工作之余，“每天都像过节一样，唱歌跳舞。”

“这种热烈在人生当中是很难得的，并非每日可寻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种新生活的开始写下来。”他说。

正是独属于他的这份体验与观察，催生了王蒙的第一部小说《青春万岁》。那年，王蒙19岁。

他曾说：“我的少年、青年时代赶上革命成功和新中国成立，这给我的人生奠定了光明的底色，即使我日后遇到了一些曲折和挑战，也始终热情澎湃地书写时代、书写生活。”

随着一部部饱含强烈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，王蒙的文学创作横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各个时期，十分有营养。在生活拮据、以粗粮为主的年代，那里的老百姓也坚持用珍贵的“白面馕”和淡茶款待他。

时至今日，王蒙创作了百余部（篇）小说，以及散文、诗歌、传记、文艺评论等各类作品，总计达2000多部，被译成30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和地区出版。

热烈不减，文心常新。

王蒙曾自陈：“我喜欢语言，也喜欢文字。在语言和文字中间，我如鱼得水。”这份热爱驱动他在创作上不断创新求变。

他大胆借鉴西方现代文学技巧，作品中可见“意识流”“象征主义”“超现实主义”“荒诞派戏剧”等的影响。在长篇新作《猴儿与少年》中，他更是大量将现代词汇甚至网络用语，直接植入1950年代的劳动场景。

如今，网络文学盛行、碎片化阅读成为常态，AI写作引发人机关系思辨。在王蒙看来，文学依旧有不可替代的价值：“文学最强调的是个性，个体在创作中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。”

他自身便是文学个性价值的生动注脚。躬身践行此道，笔耕不辍，2025年上半年，王蒙出版新书《诗词中国》，发表中篇小说《夏天的念想》，

他的《品读聊斋》也将出版。最令他欣慰的是，作家出版社再版了《在伊犁》，掀起了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讨论。

“我终身是学生”

王蒙的妻子单三娅笑称他是掐着秒表度日的人，每天阅读、写作、锻炼，甚至坚持游泳。

“我觉得人活着一辈子没有比学习更好的事，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个快乐和满足的过程，比吃饭和喝酒还快乐。”王蒙爽朗的笑声在屋内回荡。

这份对学习的热忱一以贯之。

9岁读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；青年时期饱览大量苏俄小说，其中法捷耶夫的《青年近卫军》对他影响至深；老年深研古典文学与哲学，称红楼梦是“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”，还撰写了《我的人生哲学》《中国机天》等作品。

语言的魅力始终深深吸引着他。在新疆生活期间，他掌握了维吾尔语。此后，又学习英语与德语。一次访德期间，他在6个星期里坚持每

晚参加德语学习班。虽以“未能精通”自谦，但在采访现场，他饶有兴致地向记者演示如何用德语打车，不同语言之间发音的区别。深厚的语言功底帮助他翻译了多篇英文与维吾尔文小说，收录于《王蒙文集》中。

“学习有什么用？”王蒙说，“如果不学习，用的时候现学就来不及了。”

面对年龄的增长，王蒙说，他既不悲观也不恐惧。他在《我的人生哲学》一书中就谈到“黄昏哲学”：老年是享受的季节，享受生活也享受思想。

他说，多接触、注意、欣赏、流连大自然；多欣赏艺术，特别是音乐；幽默一点，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，要懂得自嘲解嘲；要多几个“世界”，可以读书，可以打牌，可以清雅，可以不避俗……

他借用一句维吾尔谚语表达心境——

“出生之后，除了死亡，都是寻求快乐的过程。”

王蒙与祖国共同前进着，与人民共同快乐着。

新华社



类似的，《娃娃》是关于做母亲后对孩子的爱与恐惧；《晚婚》糅合了一部分北漂的生命记忆；《雪球》从自己与身边人的母女关系入手，描绘两代女性的冲突与和解，探索母女之间更加解放、理解彼此的相处方式。辽京在谈论《雪球》时说：“放弃对孩子的控制，也是给自己卸下责任、卸下枷锁的过程。”

在小说集《有人跳舞》中，辽京也在尝试其他之前很少涉足的写法。

比如《名字》是通过一只猫的视角来写故事。《前夜》的主角则是一个生锈银行柜员，她在逐渐觉醒期间遭遇了行长的性剥削，在明白“性剥削”意味着什么之后，她做出反抗，在逃亡期间偶遇隐藏在人类社会中的同类，她才知道，自己并不是第一个觉醒者，只不过先前的觉醒者都蛰伏起来，他们没有立刻发起革命，而是小心翼翼地潜藏在人类社会之中。

所谓“前夜”，既是指生人因觉醒而对自我，对整个地球社会将引发的质变，也暗示着当作为服务者、工具的生锈人出现反抗意识，也意味着他们对性、权力、主体的认识将会有整体性的翻新。

在小说集《有人跳舞》中，辽京也在尝试其他之前很少涉足的写法。

比如《名字》是通过一只猫的视角来写故事。《前夜》的主角则是一个生锈银行柜员，她在逐渐觉醒期间遭遇了行长的性剥削，在明白“性剥削”意味着什么之后，她做出反抗，在逃亡期间偶遇隐藏在人类社会中的同类，她才知道，自己并不是第一个觉醒者，只不过先前的觉醒者都蛰伏起来，他们没有立刻发起革命，而是小心翼翼地潜藏在人类社会之中。

所谓“前夜”，既是指生人因觉醒而对自我，对整个地球社会将引发的质变，也暗示着当作为服务者、工具的生锈人出现反抗意识，也意味着他们对性、权力、主体的认识将会有整体性的翻新。

因此，我们固然可以说辽京是一个通俗小说家，但如果此处的通俗代指“她的小说缺乏对小说语言和结构的探索”，或“她只是延续了业已证明成功的叙事模式”，下此定论者很可能因此错过辽京小说的许多巧思。作为对比，我更愿意将辽

京视作蕾切尔·卡斯克、艾丽丝·门罗那样写女性俗世生活的作家，她们从生活的细节处入手，嫁接类型小说、其他学科的元素，以小见大地反映了权力、爱欲、自毁、自由与秩序之辩等议题。这些小说关于女人眼中的自己、他者、职场、家庭，女人活在这个世界潜在背负的种种代价。在辽京的小说里，写作是一次次对他人生的西西弗斯式寻找，俗语说“人与人的悲喜并不相通”，而小说家能做的，大概就是建立这种抵达，让我们发现——宇宙中不同房间都有连通彼此的密道。

阿尼娅

辽京：

女人的房间里有通往宇宙的钥匙

作家辽京近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《新婚之夜》《有人跳舞》，长篇小说《晚婚》《白露春分》等，在当代青年文学创作中引起重要反响，她也凭借《白露春分》荣获了2024年度刀锋图书奖“年度青年小说家”，并入围了2025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。

辽京年少时在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长大，那里也是北京猿人的发现地。

她是被奶奶带大的孩子，六七岁时才回到父母家中。她的爷爷奶奶都是一家水泥厂里的职工，她就住在厂区家属院的平房里，爷爷在她四岁那年就去世了，奶奶家里挤着小辽宁、辽宁叔叔的孩子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辽京从小就在学习做一个懂事的孩子。据辽京自述，她的父母都在银行工作，在养育子女上较为生疏，因为常常加班，陪伴女儿的时间也不充裕，有一次临近年底，妈妈很晚了也没回来，辽京以为自己被抛弃了，在家大哭。大部分时候，她跟爸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。从爷爷奶奶家到父母家，也许是因切身感受到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，让辽京在书写家庭时得心应手。

你呼呼大睡的夜里 妈妈开始写小说

辽京1983年生人。当韩寒、郭敬明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炮而红时，她刚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毕业，做过两年翻译，后来转行去门户网站和杂志社担任记者，做了五年，虽然没有很喜欢，但也培养了自己的选题意识和观察人物的能力。步入婚姻之后，她做了一段时间全职主妇，生育和带娃的繁琐日常，让她很难有整块心无旁骛的时间来进行创作。

在一次采访中，辽京说：“那几年有一种很急切的想法，写小说成了我一个很重要的愿望。带完小孩儿写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经历过那种24小时身心都被一个孩子占据的时光后，你会更投入、认真，因为知道这个时间来之不易。”

2017年，当辽京终于把一些作品修改完毕，她决定先在豆瓣试水看看。早期的辽京是一名比赛型选手，在她的豆瓣阅读主页里清晰地标注着：“2017-09-25 发表第一篇作品。有时候粉饰太平，有时候危言耸听。”

她在豆瓣阅读发表了20部作品，第一篇叫《夜的井》，那是一篇28000字的中篇小说，讲述一个年轻人在两段感情之间的摇摆，没有得奖。当时的豆瓣阅读征文大赛还没有完全倒向便于影视改编的类型文学，而是各种类型的作品都有一些，譬如风格偏荒诞主义的《春节就是一场疯人秀》，写青春期的性、暴力与死亡的《吃麻雀的少女》，像石黑曜、慕明、魏市宁、朱一叶、兔草等作者都是征文比赛的常客，在2016—2019年期间，日后被人熟知的班宇、林棹、魏思孝等作家也在豆瓣发表作品，辽京也是其中一员。

在赛博网络世界做一个文字学徒，步入婚姻的辽京用文字为自己打开另一扇窗。早期的她没有定型的风格，似乎仍在摸索某种叙事语言自己最有把握。比如《漓滋味》是淘气孩子般的散漫活泼，遮住作者名字颇有点王小波笔风的趣味；《人世的细雨》是灵巧的青春小品，宛如一段段夏日的白噪音，不求多大意味，自有俗世中青春的趣味；《巫山一梦》结构松散，语言不够省净，但已然可见作者善于描摹都市亲密关系的暗流；散文《买包记》语言平实轻盈，写一个婚内女性对购物、着装的思索。

辽京写作生涯的第一部关键作品是短篇小说《模特特》。这篇小说获该年豆瓣阅读短篇小说比赛“戏剧时刻”的“中年风暴·最佳作品奖”。《模特特》体现的是一个作者对分寸感的把握。它不是一个新的故事，如果你读完全文，你会发现这样的故事已经被书写太多，这个男主人公会让你忍不住皱眉头甚至感到厌恶。但辽京的能力就在于，她能让一个陈旧乃至略显狗血的故事仍然富有回

味，她在每一个容易失控的点都刚刚刹住车，用细腻的人物心理挖掘、有分寸感的戏剧转折，让这个故事稳稳地落了地。

《模特特》之后，辽京又陆续发表了《看不见的高墙》《新婚之夜》《我要告诉你妈妈》《星期六》《默然记》等小说，其中若干篇目继续赢得豆瓣阅读征文大赛的奖项，这些小说大部分也收录进她的纸质作品。到了这一阶段，辽京在创作风格上趋于成熟，她惯于写孤独与婚姻、女性心理，中年人进退维谷的生活状态。她的文字像冷水浸纸，能不动声色地写一个人灵魂的暗面，也能刻画都市常人在意气风发的阶段过后那冷暖自知的余生。

2019年，辽京首部小说集《新婚之夜》出版，在这本书的扉页，她写道：“送给陈静川小朋友，你呼呼大睡的夜里，妈妈开始写小说。”

用“反类型”的笔法经营故事

从2019到2024年，辽京先后出版了三本书，其中《晚婚》是她的首部长篇，《有人跳舞》《新婚之夜》收录了她创作于2017—2022年的中短篇。

辽京爱用短句，语言错落有致，语调清冷、凌厉、绵里藏针。譬如《名字》这一段：“那些温存的夜晚像一摞圆润的白瓷盘子，洗得干干净净，闪闪发光，整齐地码放在桃子的记忆里，于是她常做梦，梦见那些甜美和温柔。房子倒塌的时候，她甚至都没有惊醒。”

她喜欢写厨房，写房间和女人的关系，用物的解构来营造女性的处境。

“她喜欢买厨具，漂亮的锅铲，外形奇怪的烧水壶，很贵的铸铁锅，冰箱上盖着钩花罩子，拉得平平整整，窗台上一排小盆绿植。”

她留心女人常去的空间。写菜市场：“迎面一堆小山似的红灿灿的蜜桃、粗而长的青枣、玻璃球大小的紫葡萄，无穷无尽的色彩和甜美，李子的颜色那么端庄好看，使她看了以后，很想去买一件李子色的毛衣。”写家里的房间：“待在整洁明亮的家里，她觉得自己毫无用处，只能出去买菜。”

辽京笔下的女性，是被家庭、被